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艸堂文鈔卷二

道州　何紹基　子貞

使蜀奏稾

請

旨交議整頓考試力除弊竇摺

奏爲請

旨交議遵辦事臣自按試以來力除弊竇務拔真才非不漸有端緒惟積習相沿有顯違禁令急須整頓者有時勢不同應議變通者謹擇其尤要爲我

皇上陳之

一定例學政考試皆以知府及直隸州知州充當提調遣書識處乃臣考過各屬惟潼川府阮祜署酉陽州伍雲錦親當提調

其它皆派首縣或外縣或候補縣代辦該府州不過獲蔚應優憚於起早而縣令事權既輕又隔縣之生童轄差多不服其管東以致文場槍冒武場滋鬧之案屢見疊出應請司飭令各府州恪遵功令親當提調有委員代辦者明定處分成都府文武童生多至三四萬人尤不得委員代辦以專責成而重試典

一川省考試文場槍冒之案過多每府或至七八起與他省情形迥殊斷不能照律概予軍流故一交提調輒爲設法消弭　臣竊以爲法過峻而不行何如法從輕而可用重枷嚴枷隨棚示眾似寬實猛儘足蔽辜至廩生保槍知情者斥革不知情者酌量降附似不得輕予開復請由刑部斟酌地方情形變通議覆辦理

一川省武童愈考愈多重名頂冒之弊日甚一日學政按名校閱日不暇給往往考武日期倍於文場該童等恃衆滋鬧動輒鬨至大堂不服彈壓學額止有此數被黜者又豈能安靜居家實爲地方隱患舊例學額一名錄送武童二十名今或數倍未已應請由部嚴定章程請

旨飭遵辦理

一馬射監試武員例不派本省人川省自參游以下多係本省人故總督提督派來監射之員往往隔府城千里內外監射差事多或四五日少或一兩日武員賢否不一儘有妄自尊大沿途騷擾者且人地生疏難資彈壓至取錄武生權在學政監射本屬具文應請川省武場即派本郡職分較大之武員監射以歸簡捷

一書院主講例由督撫學政采訪延致并准學政三年任滿時考覈獎勵誠以學政甄拔於臨時書院栽培於平日實屬相爲表裏臣查川省大吏於士習文風視猶隔膜致各府縣書院主講止爲應酬上司人情學政不能過問臣於所過地方隨時查訪或久不到館或空領束脩即有到館者人品學問多屬不堪其爲士論所服者十不一二查學政有教士之責必不肯舉狥情面屬請各府縣書院主講由學政隨時查核其並不到館止領乾脩者一并裁革

一臣衙門書吏承差兩項人數過多久遵定例臣於到任後先行局試書辦令擬作告示承差令默寫四書復察其人殷實者照定額挑取當差餘俱汰除臣按試一年有餘嚴查密辦尚無本署書差作弊之案擬即著爲定法書差補充止憑考試其從

前效敬禮物聽從干求各陋習概行革除
以上數條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奏請
訓示飭部議覆遵行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奏七月二十八日奉到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請
旨更正灌縣二郎神廟祀典摺

奏爲祀典傳訛請
旨更正事臣於龍安試竣後晉回成都省垣路出灌縣察看江水分流處緣江水發源松潘廳邊外番地會集眾流漸成巨澗至灌縣都江堰口分爲內外二江馬班二史所稱蜀守李冰鑿

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百姓饗其利者也李冰守蜀
在秦時迄今二千餘年江水既分灌溉蜀中將二十州縣灌米
之豐爲天下口有功烈於民則祀李冰之有廟祀宜也乃臣至
江神廟官場及士人咸稱爲二郎廟罕有知爲李冰者因查灌
縣志內載李冰廟祀始於唐初川主二郎神封號始於宋初至
元初始封李冰及其子二郎皆爲王
國朝雍正五年
世宗允四川巡撫憲德之請
敕封李冰爲敷澤興濟通祐王子二郎爲承續廣惠顯英王乾
隆三十五年始定爲春秋二祭臣謹案李冰之子二郎於正史
無可考即令有子佐父成功亦當以李冰之祀爲重而其子口
之敬繹雍正年間

敕封王號於父曰敗澤興濟於子曰承續廣惠章功
錫號次第顯然今廟中前殿祀二郎規模閎麗塑像巍峩後殿
祀李冰塑男女二像呼爲聖公聖母固已顛倒失倫不符禮制
且前殿二郎神像塑作三目旁列三叉兩刃刀及梅山七怪之
類 臣不勝疑詫詢之士人始知爲小說中所載楊二郎故事荒
誕不經又混楊爲李而春秋二祭地方官省且相沿行二跪六
叩首禮於其前甚非
國家尊崇命祀之意也應請
旨飭下禮 臣核議如何更正之處交地方官辦理至成都府水
利同知駐劄灌縣專管堰工前任同知强望泰在任十餘年於
淘灘築堰身親勞苦蓄洩得宜至今口碑載道以後居是任者
多住省垣別圖差事以致衙署漸就坍塌應請

旨飭下嗣後成都府水利同知不得逗遛省垣以專責成而重
職守合並附陳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奏七月二十八日奉到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
請
旨飭裁陋規摺
奏爲請
旨飭裁陋規以恤吏困而肅官方事臣自上年四月出省按試
於今年五月暫回省署其考過十五府州廳每接見各牧令詢
問地方情形無不以上司到任及節壽陋規爲苦耆緣各州縣
每年致送總督藩臬及本管道府三節兩生日並到任規禮鈌

分□優者約一萬數千兩中下者以次遞減□濟者十餘缺止
送本管道府從前川省稅契頗多盈餘近年置買田業者日少
稅契所餘無幾即有鹽廠各州縣夙稱豐裕近因鹽務積疲俱
已漸形凋敝年來粵匪肆擾屢調川兵供億紛煩無非勢辦兼
以捐輸軍餉籌辦團練絡繹不停而上司各項陋規等於正供
不能短少其司道府州又以所得於屬吏者各效納於上官夔
關稅務日絀而各衙門陋規照舊夔州一缺久成畏途無人願
往成都華陽兩首縣到任但及半載賠累動輒逾萬歷任川督
惟徐□□在任數年屏卻餽遺至今屬員稱頌謂其培植地方
元氣不少□□到任以來一切概復其舊漸致辦公滯礙顯見
者已有數端盛朝輔揭告臬司□□□得受陋規一案□□迫
於事勢不能不奏追奉

旨查辦口口中懷虛怯調停半載乃令府縣湊銀一萬四千兩
送給盛朝輔俾作歸資始具悔呈結案此陋規之礙於辦公者
一也錢糧津貼
恩加學額因州縣多徵少解控告紛紛奉
旨將及一年尚未咨行到　臣經　臣奏請
飭催始行咨部今年二月方奉到部覆而控告者又復數起年
時受其規禮不得不代爲耽延彌縫此陋規之礙於辦公者二
也續行捐輸一事口口飾爲廉潔倡捐僅及一千各府廳州縣
統由上司派捐皆不過數百兩名爲公平概從簡齎藉示體恤
罔濟度支此陋規之礙於辦公者三也道光初年協辦大學士
英和奏請核定陋規數目有
旨令行裁革各省未能一體奉行積習難返視爲固然原不自

知爲貪黷惟值此多事之秋州縣藉分苦累若仍相沿不改將來軍務告竣之後川省虧空之案恐不可勝辦矣應請
旨飭下督藩大吏整躬率屬力絕苞苴庶幾吏困少蘇官方自飭於目前兵差饟務尤有裨益 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
皇上訓示謹
奏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奏
留中

恭報通省歲試及歲科並試等處完竣情形摺

奏爲續報考試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 臣於上年四月業將成都府及資州綿州茂州松潘廳理番廳歲試竝八旗駐防武試情形恭摺
奏報在案旋於四月底出省按試眉州嘉定府敘州府敘永廳

瀘州重慶府順慶府保寧府潼川府各屬歲試並酉陽州忠州石砫廳夔州府綏定府龍安府各屬歲科並試於本年五月回省復於七月出省舉行邛州雅州府寧遠府歲科並試次第竣事茲於九月十九日回省候清理歲試報部冊籍即當舉行成都府屬科試　臣查各屬文風以眉州嘉定重慶綏定順慶保寧爲上餘雖不能一律勻淨然才儁之士無郡無之即以酉陽寧遠之偏僻亦儘有才思傑出者但苦近來讀書人習氣專尚詞華講求經史性理根柢者極少此時尚秀才所習皆無用之學他日登仕版安能爲有用之材　臣於出示及面命時皆諄諄訓以體用兼賅學識相輔期其尚友古人志濟民物諸生錚多有領會感發者文童槍冒之案經　臣嚴行查辦漸就肅清至川省武風素盛名將疊生故弓馬技勇佳者頗多錄取武童往往

因額滿見遺至武童愈考愈多臣於重名頂替者有犯必懲似
亦均能畏法各學教官有訓迪之責除年力衰邁之員已歸
計典甄別外查有新津縣教諭黃世品威遠縣訓導王應祚皆
品行卑污屢被控告應請
旨即行革職所有臣出省歲試及歲科並試各屬情形理合恭
摺具
奏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奏十一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知道了欽此
請
旨飭行速辦土司爭襲案摺

奏爲土司襲職請

旨飭行速辦事竊臣於八月按試甯遠府途次接據黑白夷民以河東土司安安氏安平康毋子襲職一案紛紛呈訴臣停輿訊問略得端倪到郡後詢據甯遠府德裕西昌縣王銘稟稱西昌所屬河東長官司土司安世榮於道光十七年病故維時尚無子嗣照例以正妻安安氏

題請襲職是年十二月其妾安龍氏遺腹生子安平康經安安氏報縣轉詳安安氏與安龍氏不睦涉訟多年安龍氏復遣人

京控咨回川省斷結咨覆刑部聲明土司印務仍令安安氏護理俟安平康及歲時襲替漏未咨明兵部道光三十年安平康以年屆十五赴縣稟請襲職由縣詳請部示經兵部查取宗圖冊結辦理咸豐二年四月交卸地方有野夷出巢焚掠經兵頭

斂退三年春間復來滋擾該鎮府因安安民前次辦理夷務不能得力添委安平康竝阿都沙驤兩土司協同辦理安安民沿途逗留又妄許夷人銀布馬匹延騙不給夷情洶洶經保安營千總楊應彪與安平康深入夷巢設法駕馭始就平息該夷目及交腳漢夷人等皆以安平康明晰有爲稟請接印辦事該鎮府縣因夷情緊急一面將土司印信交安平康承領一面申稟總督請以安平康先行代辦土司日後再辦理承襲安平康接印後復與楊應彪前往梁山將大頭保沙叩母雷呼由等傳齊開導該夷咸知悔悟出具不刻不敢再行滋事悉散回巢安安民所許夷人銀兩約數千金經安平康全數賠給完案本年正月安安氏以去歲野夷出巢安平康欲乘機奪權控經總督衙門提省發交成都府審辦委員往西昌提取印信而安平康之

妻安都氏帶印深匿夷巢熬提未繳此安安氏安平康母子爭
襲及地方官辦理之情形也 臣 因覆閱各縣白夷呈詞大約安
安氏纍年任用非人屢致野夷滋擾不服夷情其庶出之子安
平康年早及歲雖急圖襲職於理似未甚合而辦事妥貼實爲
夷情所服此案自正月提省時逾半載夷民尚安靜待命近因
有委員提印諸夷謂將還印於安安氏且或以改土歸流爲懼
羣疑頓起漸恐負嵎 臣 身至此間不敢意存畛域當經出示曉
諭隨即飛咨督 臣 裕瑞令該土司母子早回並諭安安氏不必
再圖權襲安平康務當曲盡孝道督 臣 回咨稱此案尚未據委
齎各員詳結現飭速行辦理 臣 到省後督 臣 業已出省接晤藩
司楊培及成都府鄂惠咸稱安平康之承襲必須安安氏出具
印結始合定例現委員前往開導安都氏令將印信交出方能

辦妥辯語臣思該土司距省十五六站山川縣隔又當番夷雜
處滇蜀交錯之區所管地方五六百里黑白夷人不下數十萬
全賴長官司彈壓且現在鹽源與雲南永北廳交界之處復有
土匪蠢動之信該土司地方與鹽源各土司相接長官一日不
回即夷情一日不安乃拘牽例案輾轉稽延自正月至九月案
懸不結臣實爲邊隅慮之爲此恭摺馳
奏伏祈
皇上訓示飭下地方官速行辦理謹
奏咸豐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奏十一月十八日奉到
硃批另有旨欽此

敬陳地方情形摺

奏爲敬陳地方情形恭摺奏

聞仰祈

聖鑒事竊 臣 恭閱邸鈔知樂口裕口奏土司爭襲一案奉

旨將 臣交部議處 臣應得處分尚未接准部文惟區區愚誠實

有不敢緘默於

聖主之前者 臣 此次按試甯遠由雅州踰大相嶺過大渡河而南便入梁山地界左右皆係番夷中間一綫官道其生番裹脅行人及野獸出山肆虐皆嘗白晝見之由成都省垣一千五六百里方至甯遠其地與蜀遠而與滇近不惟總督閱邊多年不到即建昌道駐劄雅州阻隔山川亦屬鞭長莫及人烟稀少文報罕通省中大吏久已視同隔膜 臣至郡城時累白各夷民呈訴河東土司爭襲一案絡繹不絕察其情詞皆願得安平康及早襲職任事 臣 思邊夷地面法在羈縻原不能以內地法律相

緬且省中於此等案件並不派大員前往查辦輒行提省人延
月日實不足以服夷情是以從權曉諭並咨商督 臣早令該土
司毋予同家其時又值鹽源縣地方土匪竊發因春夏之間土
匪曾帽頂等滋事經鎮府帶兵往剿陣亡土司及武弁三員並
傷斃兵練數百名旋因匪目假稱投誠將就了事至八月間匪
黨朱大勝等由滇境竄入鹽源署知縣周錫齡飛稟到郡求爲
發兵籌餉人心惶惶該鎮府皆躊躇無計應試各生員陸續至
試院呈懇設法解其倒懸 臣因檄知該署令諭以用官不如用
紳用兵不如用練若聯絡所轄九處土司併爲一氣復於生監
中擇能事數人幫同防剿必可得力切不可坐候官兵耽延誤
事適於武場時見監射之游擊文陞人甚明白即商之鎮府派
令前往幫同周錫齡料理並捐銀百兩倡幫經費飭令生員等

趕緊回縣保衛鄉閭助官勦賊此事與土司爭襲一案皆臣在甯遠時迫於事勢忘其越俎輒行從權措置者也茲據該署令及該學教官次第稟知此股匪徒業已殲渠獲醜地方漸次肅清已稟由將軍總督核辦生員等以該署令明幹有爲民資保障呈懇留任到臣臣查鹽源縣偏遠瘠苦又在甯遠之南三四百里實缺人員已多年不到任署事者視如傳舍罔顧地方周錫齡以候補同知署事乃能深得民心力殲股匪可否准其久署應由督藩酌辦其土司襲職一案想已由署督樂斌辦結臣現因科試局門無從知悉然自正月提省至十一月連閏計之已及一年矣至川省近年吏治百端廢弛前次錢糧津貼多徵少解者不下二三十州縣督藩既不根究亦不令設法彌補日內臣衙門尚有控告安縣虧空倉穀一萬五千石會理州短解

津貼銀四千八百餘兩兩案現飭該州縣先行稟覆俟移交新任總督查辦川省數號豐腴捐納者多指省來川現在牧令中由科甲出身者不及一半卽如一首府兩首縣均係捐班爺口口以捐班知府甫經升道卽奏署臬司現仍代辦物議紛紛未息州縣中文理明通者甚少以致詞訟拖延不結考試時府縣錄送文童多未通順臣遴文取士致府縣案首往往被黜難招嫌怨尚服士心若照例將文理荒謬之卷錄送至五十本卽降一級調用則府縣之不能調者少矣大吏不飭廉隅屬員競思迎合計兩年來未見參劾一員卽著名庸劣之王口全口亦尚任其戀棧其他不問可知雖連歲豐收民情安堵然怨讟繁興隱患斯伏幸新任總督黃宗漢不日來川先聲所至皆已情殷望歲矣伏見我

皇上宵旰焦勞邇言必察外間地方情形臣既有所聞見敢不據實直陳現有
欽使查辦事件省垣極其安謐堪慰
聖懷爲此恭摺具
奏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奏

東洲艸堂文鈔卷二終

道州　何紹基　子貞

敘

武陵陳氏族譜敘 大人命代作

方今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天施之屬均歸惇敘每歲有宗親之宴有

玉牒之修故

醲化醫然被及里黨凡士夫之家知禮誦詩者則莫不輯譜以聯其族之人雖然亦難言矣始而剙為之繼而續修之沿焉習焉子與弟或茲不知所以為譜之意則雖板寫秩然世系聯綴而閱見畛域有不如途之人者則何貴乎譜之修也年家子武陵陳子啟邁好學士也自館余家導矩矱規立行不苟又恂恂

然如日有父兄在其側者余每與譚懇知其家必邕然而穌肅然而恭既而知其方續修家譜也而請敘於余閩陳氏本浙江永嘉人自明永樂間有名瑾者隨中山王征閩始由浙江永嘉移居武陵旋失世職而子孫遂多游黌序崇禎間有名文錦者本副貢也合族以拒流寇族賴以全以後孝廉明經班班相望噫然則其家不獨能邕且肅如五代時義門陳氏上下姻睦人無閒言已也乃奇才迭出摩勵經緯紹先世之餘烈發名族之俊軌後先騰逞以馳驅

皇路而且有繹繹屬屬而不絕者顧雲施沛離歸於其山木華清豔返夫其根夫所謂才行者亦惟於邕然肅然者培之顯之而不可以外求也啟遹持是語以示族之人其不以余言爲河漢也乎

魯服齋制藝敘 大人命代作

癸巳春魯服齋之孫宗德將爲乃祖梓其制藝藁不遠數千里問敘於余噫服齋已矣三復遺編平日之論議容色如在目中也自余與服齋爲同年同在史館紬書校字之餘尤好譚制藝其意謂代聖賢立言言之是非本其心之明與昧言之純駁本其心之邪與正學者日以聖賢所言之理涵泳其心則於立身行已之大綱應事接物之宜當可不大舛繩尺制藝於法雖不古而可以斂放心研書恉發揮才氣撰露器識故功令以之取士其未可末視也明矣但不可爲矜奇弔詭及庸腐浮淺之文以汩沒其性真耳逮余視學山左服齋由諫垣出爲觀察督糧德棣時相與銜杯講埶其結習未少解也嗣復相見於京師則服齋意思穨散有老人意不復能健談豪飲如昔日誰期別甫

半年大夢先覺一子又復繼歿余所以讀其文而不勝愴惻也文僅六十餘篇蓋所存甚謹大都紬繹理緒溯原於其鄉先輩五家亦或醖質似正嘉雄勁似國初要所謂矜奇弔詭庸腐浮淺者皆無有焉是亦可以傳矣服齋在諫垣直聲皝皝然督糧時釐弊恤丁籌度運務俱詳楪有條理不避勤苦吾見世之好譚制藝者往往拙於時用讀是編者其亦有善窺服齋於制藝之外者乎

宋元學案敘 大人命代作

周官經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注以德行六藝分屬師儒蓋以小成大成別之實非有區域也然舊論孔子及門分為四科小戴記儒行列為十五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為八蓋道合於一者聖也其分而屬者儒也各就其性以成爲學而傳

授淵源遂亦不能强同漢書儒林傳專主傳經其言曰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豈非以聖人之道悉備於經不待舍文章而別求性道哉歷代史家悉從其例唐書始易爲儒學至宋史而道學儒林判分本末識者歧之故元史仍爲儒學至我

朝纂修明史仍從班掾統以儒林夫漢代醇儒皆敦行義有宋大儒無不治經或持所專習互相詆諆褊且闕矣何與聞道乎余生於濂溪之鄉幼稟庭訓讀宋五子書後乃從事漢儒傳注自知所造匪深而於立身行事植矩度繩斤斤有以自守者於漢宋儒先遺緒不無萬一之得焉者讀鮚埼亭集知黃梨洲先生於明儒學案外尚有宋元儒學案未及成編其子耒史先生暨全謝山先生後先修補而世無傳本道光辛卯奉

命典試浙江留督學事壬辰春按試至甯波得樸學士王生梓材因以叩之以未見對再上多藏書家屬其勤爲蒐訪歲試未畢余奉

召還京然未嘗一日忘是書也今茲戊戌王生再入都門居然以校刻宋元學案百卷定本至欣然詢其所自始知陳碩士少宗伯繼視浙學先得棃洲後人補本八十六卷而謝山原本之藏於月船盧氏樗庵蔣氏珍祕不示人者亦次第出之王生乃與馮生雲濠合而定之整比譌舛修輯缺遺謝山序錄百卷頓還舊觀馮生復獨任棃棗之費越日告成可不謂儒林之盛事乎抑論先河後海之義漢儒之功實先宋儒自先秦以迄有唐六藝源流具有端緒余門下士自王生馮生外若許生瀚沈生垚諸子皆研覃傳注能推明學術黎洲之於學案由明儒以及

宋元然則由宋元以上溯漢唐綜其師承門徑輯成一書其可少也哉余日望之矣道光十有八年戊戌夏六月

送儀徵阮宮太保相國師　予告歸里敘

道光十八年夏五月吾師太子少保大學士儀徵阮公以足疾久不愈乞致仕

恩旨俞允其秋八月將就醫於南以擬期回籍入奏復奉

旨獎慰晉太子太保銜預期以頤養康彊俟

六旬萬壽來京祝嘏所以優眷耆德引以大年

恩禮之隆爲

天子御極以來　予告大臣所未有於時門下士自相國湯公以下數百人謀飲餞公公皆固辭紹基疑而進曰以弟子而餞其師不爲私城南野亭扶杖可至或設樽邸寓尤近不待步不

爲遠且勞吾師碩德懋功海內景矚今以末疾得請
天子眷之惜之朝野士若民殷之思之而固拒門人之請蒙竊
惑焉公曰余以一介書生由詞曹通籍以文字進奉受
純廟殊知
仁宗擢任封圻有勉爲一代偉人之諭今
天子倚任不衰俾入綸閣總先後五十年武功文事艱鉅萬端
稟
聖謨資群力因緣際會藉手集事而余未嘗有功焉茲
眷注方殷以不能步履之疾辤
闕廷伏田野揆之古人鞠躬盡瘁之義實媿且負退思補過是
吾志耳
恩命屢降悚懼弗勝其又敢以爲榮諸君其無重余之咎甚曰

師之以盈爲沖以榮爲蟄則既闢命矣今之歸也其可以適志
林泉消搖圖史乎公曰余祿精所入自刊刻書籍周卹姻友外
未嘗有餘貲以置別業邪上老屋數十閒無園林水石之勝惟
庋藏四部書及金石文字都數萬萬卷自江湖故人凋落俱盡
繄此贏餘是吾老友然心目既瘁積孏健忘汎覽流觀無能爲
役幸有餘年將戢影息神屏絕人事以恭敬退讓慎晚節守法
度率先子弟勸厲職業庶稍免愆尤無重負
朝廷優視老臣之意甚於是起而進曰吾師功澤被海內然深
謀碩畫入告
天子施之吏民者弟子不及悉知至於師之爲學由天文地志
以及六書九數性命之微虞夏商周以來其人其世迄於　國
朝人物掌故网羅貫串一本萬末凡所著述及其緒論弟子伏

誦既久又曰侍有聞要具指歸曰實事求是而已進中禮退中度巾幗肅然猶以不能躬蹈爲懼以恭敬退讓愼晚節爲勉早歲聞道老而彌勤其亦猶實事求是之恉也乎公矍然應曰敢不力甚退敬書之以敘相國王公以下之以詩送公者

湯海秋詩集敘

海秋語余曰學詩而不求之於孔子所錄之三百篇是沿斷港絕流而欲至於海也余應之曰吾楚人爲詩而不求之於屈子之離騷九歌天問諸篇是數典而忘其祖也若海秋之爲詩根柢性眞上躡風騷而又浸淫乎八代藻繢乎三唐情深文明氣雄詞古數百年間作詩者林立才如海秋殆罕倫比海秋年未強仕存詩至二千餘首編錄既竣急以示余且曰學問之道無窮望子貞之益我也余曰詩者先王六藝之餘也藝以道精道

以藝者然藝也者無盡而可盡者也若道則無盡者也子之於詩富矣美矣今以後吾願子之壹於道而不復學爲詩也道充於身德涵於心心與造物游而理於事類精乃演之於文乃聲之於詩萬情畢入萬象俱出將所謂三百篇離騷經者符契焉耳筌蹏焉耳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海秋既豐於詩又欲大暢於文吾故欲以學道者損之損之乎益之乎海秋嘗曰知吾之詩者子貞也余蹇於詩而又窒於道君其將何以益我乎戊戌冬至前一日

沈雪友讀經心解敘

讀經心解四卷會稽沈雪友先生棣所箸也其解易師卦小人勿用曰軍旅之際如必欲得忠信廉潔之人則智謀之士勇銳之夫皆將棄而資敵若袁紹之許攸趙宋之張元矣小人勿用

者勿用以節節而已解虞書贖刑云所謂疑則贖者謂疑於情疑於法非疑於辭也五辭不簡自有正於五過之法若情法既孚而猶論贖則富者生而貧者死開利路而傷治化蕭望之之言是也解濬畎澮距川云以禹迹而論河之所豬止大陸澤耳與江之有諸湖異而千餘年無河患則畎澮為之也治河必自畎澮始今以大河南北之地而開畎澮以匠人丈尺計之其受水處不下洞庭彭蠡諸湖則下游之勢殺矣解以秬鬯二卣曰明禋云孔傳謂周公致太平致告文武夫君臣交儆曰慎一日豈敢以太平告之宗廟乎蓋成王相宅還鎬較之巡狩為重故告於洛邑之廟也解禮記分爭辨訟非禮不決云若今律犯罪親屬得相容隱盜則服愈親而罪愈輕姦則服愈親而罪愈重若止以聽訟釋之似為未盡其他類此者尚數十條皆務通大

義亦閒及於形聲訓詁至其說易宗王弼說書信僞古文師法不純正亦無傷廣大也先生壯後爲幕游究心當世之事爲梁沖泉司空百菊溪節相所倚重當司空陳臬湘南先生在幕中將各廳縣苗巢險易情形纂爲一帙後二十年苗變起當事得其書藉資方略人服其先見乃讀律之餘不廢治經復健於詩多可傳之作其志行可想見矣余獲交於哲嗣局期因屬爲斠定遺集余方廬墓山中故不論其詩而揭其解經之大恉於簡端道光二十有一年孟秋月八日書於九子山廬

甘石安金石題詠彙編敘

甘石安郎中輯古今金石詩得三千餘首題爲金石題詠彙編出以示余曰今之譚金石者爲考據也聲之詩歌則詞有虛與委蛇不皆典實輯而錄之亦不致大雅之譏乎余應之曰說經

似經說史似史注老莊似老莊然則說金石文字似金石文字可也君知金石文字以有韻者爲重且先而無韻者其後起乎自傳記所載堯戒湯盤武王盤鑑刀劍諸銘金人嘉量鼎比干銅盤諸銘正考父鼎銘孔悝鼎銘皆韻語也其不爲傳記所錄而流傳至今日者但記人名官邑爲頌禱眉壽永寶用之詞蓋甚異於物勒工名之例不皆足以言文也石刻之最古者峋嶁禹碑周宣王獵碣皆爲四言韻語如雅頌穆王壇山石刻吉日癸巳則每兩字各爲韻尤古遠矣秦詛楚文句讀長短參差亦半皆用韻始皇刻石太山嶧山琅邪臺之罘山之罘東觀碣石會稽皆韻語也兩京碑有銘詞者皆韻語其無銘詞者則或然或否蓋漸趨簡易矣乃若就考金石文字爲文字者亦莫先於有韻之文而無韻之考證爲其後孔子觀金人之銘謂弟子

曰此言實而中情而信雖非韻語固儷語也王孫滿之答楚子問鼎也曰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又曰天所命也未可問也皆韻語古備音如服呂氏春秋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亦韻語又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倕指爲爲韻也又曰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竊曲見極皆雙聲曲曲又自爲韻也至西京時張敞考識美陽所得周尸臣鼎謂不宜薦見於宗廟諫疏之體不爲韻語其詞氣特雍容和雅不鬭空於文字間也石刻之見於著錄者始自酈道元水經注所列古碑略具首末不詳文字亦時用駢語韻語先是晉王彪之會稽山刻石詩已見詠歌矣然其詞曰文命遠會風灑道遂秦皇遐巡邁茲英豪亦備攄懷古之情而已唐人作者浸多然尙選夫宓子賤

神祠碑詩及陳十六始興碑詩皆初勒石非詠古刻也杜子美陳倉石鼓苦縣光和等語特綽略其詞至韋左司韓退之之於石鼓始大放厥詞左司晚乃謂書其云忽開滿卷不可識或無足怪退之能讀科斗孝經及衛宏官書其於石鼓歌亦止以鸞翔鳳翥珊瑚碧樹為形容之語不詳及其文義者古人神志渾淪見其器想慕其人其世長言詠歎不復致辨於形聲點畫時日地理之閒後之為是學者謂可以補證經史裨益六書斤斤焉抱殘守闕字摩而句辨之如經傳注疏學益密而道益苦者去古日遠恐惝怳不得其實也或遂謂詩歌有韻之文於金石之學非甚貴尚者無乃持論已卑而不察其本乎且古人疏解考證之文亦多用韻語春秋之有三傳也禮經之有記也爾雅之為訓詁祖也半皆韻語也然則以依永和聲之法寫吉金樂

石之心事歸拜嘗義乘觚喻較之歐趙以來從事金石者或至小言詹詹瑣屑鉤稽使讀者不能以句其於導人以慕古適性果孰爲愈耶余於金石好爲考證亦間有詠歌特此以役石安將以爲阿好而張之乎抑尙有徵而可信乎願更質之天下魁閎嗜古之儒治金石之學者

鄭雲麓觀察文集敘

吾閩之潘少白山人曰淡於仕進而果於任職鄭考功之爲人也又聞之同年張亨父曰吾鄉鄭雲麓觀察人知其能詩不知其任道甚力爲文有樸氣非僅以詩人名者顧余以年輩差後與先生聲相聞而迹未合先生所施未竟遽成古人余聞之爲嘅然也知守齋詩集久已流傳於世今哲嗣韻齋最其遺文彙以見示余受而讀之曰潘張兩君子之言益信矣夫文以載道

也道何嘗離於志與事而已記曰官先事士先志聖教之要也吏忘其職士墮其業相習爲雕幾纂組之文不適於用而道之寓焉者尠矣今觀家廟族譜書院諸記序何其志之慬也論沙坦礮臺諸書何其事之密也其他論古敘事諸作大抵務歸乎實不尚奇詭浩渺之說觀其文知其爲君子人矣因憶去年姚石甫問余以思不出位之說余曰時時事事盡所當爲或以爲隨境易慮不知止此實心務貫徹到底可思不出位卽易地皆然也石甫曰然讀先生文有當於此義者因附記之

瞿吾山詩敘 大人命代作

與吾山兄交三十餘年矣夙聞其能詩未數數觀也壯歲促𨚫揮手雲散自吾山歸爲校官復出爲縣令公私奔走蹤迹無定所或數年不獲一相見然名山水之游物理人事之涉歷爲學

日益識與境會固知其詩之日進也去年吾山以歸次至都時時過從談藝甚樂旋出爲館陶令不數月政聲卓然聞其日坐堂皇案無留牘又精力健勝不減少壯噫人生年逾六十則齒搖髮脫耄將及之若吾山者非有得於中而無所動於外其能然歟存詩不多千里郵示余迫官鞅掌又歲暮風雪促促短晷綽略讀過未及往復然而忠孝之性師友之誼感時紀事弔古述懷名篇儁句絡繹滃浡如鬱源之波挹之而愈深也如幽谷之蘭采之而益遐也如布帛菽粟至機至淡而日用不可厭也世之言詩者尚馳騁者昧指歸宗古淡者窘篇幅大抵不得其本肥瘠淺深都非佳境若吾山之爲詩固有深於詩之外者而其詩遂能若是也然乎否乎春風已來衙齋甚清訟庭花開甘雨滿缶想見微雨春草堂中吟聲出於戶外也因寄歸其詩

卷輒書此以爲之敘時道光戊戌春正月

玉筍堂詩敘

道光甲辰秋七月余與蔚補舲學士使黔行至沅州阻雨謝孫莊大令同年來晤於行館過後院有隙地頗就蕪余曰何不及此雨候蒔與種竹乎孫莊欣然即令人於城外移來數百竿不半日間風梢霧葉修篁成林余聞孫莊爲令敦俗重儒士氣興起因題一額曰玉筍堂蓋非徒記一時僑合游憩之樂亦竊比邦人士抱節浮筠干霄直上有如此竹也既別後復作此詩紀事以張佳話寫餘興焉

望九子嶺詩敘

九子嶺者先文安公葬處也自庚子春仲見背秋仲扶柩南行冬杪至長沙即出覓地跋涉三閱月不可得一夜夢與三五兩

弟行山野間遇石碑刻一女開九子五大字寤而思曰得無地
名有九子者乎適門人楊鐵星來言乃翁騰先公至其家乃翁
問佳城何在曰在瀏陽鐵星又言一女者非謚中安字乎友人
李載庵習堪輿家言於近邑游迹蓋徧因以詢之則曰湘西吾
所家也五里外有九子嶺恆所往來未見有善地余曰既有是
嶺地在是矣堅挾與俱往始一二日蹁足荆棘中無所得一日
五鼓行至天明延緣至一平岡豁然開朗心疑有異余曰是矣
載庵亦前面窮兩輿夫嘖嘖稱善余顧曰汝何人亦解是乎問
其姓一劉一楊也余意遂決地主人鄭氏初不知余爲何人成
契後始告之其父子咸詫曰自去年三月來山上恆夜有火光
村里驚救迫視則無之如是者屢屢今益驗矣閏三月得地四
月卜葬余居藝側造墳垣立豐碑恭勒

御祭文暨
御賜碑文立於饗堂之前恆儀徵院相國師所撰神道碑銘立於內恆置墓田種樹至歲底而事畢次年服闋由江南奉母入都供職別墓以來忽忽三載黔試甫竣長沙友人厲印雲書來謂我必歸諄諄延仁卒以迂道往返須耽延月餘請假不便省墓莫由悽懷惘惘左右百端拉雜成詩聊攄思慕云爾

恭擬增修一統志

御敘
大清之受天命有天下增式廓而大一統者於茲二百年惟我
列祖
列宗威惠滂流聲名懿鑠幅員之廣政教之隆地利物華之盛官方民事之詳且備爲羲繩軒篇以來所未有也

聖祖仁皇帝始命纂修一統志
世宗憲皇帝重加編纂至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八年始成後至四十九年續成書是矩
重規經緯翔實
仁宗睿皇帝命史館重修未及蒇事洎於朕躬承神器
付託之重撫茲區宇惟日兢兢祇繹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之大
敬溯五六十年來我
皇祖
皇考所以因時順地斟酌變通者歲有紀而月有程使非及時
編輯俾
舊典有所述而後事有所承朕實愧且懼爰茲全書告成治述
於開國之初增輯至於嘉慶二十五年爲卷五百有六十較舊

志增多將二百卷非務爲繁富以侈示後嗣也惟我
祖
宗以仁義中正治天下凡所損益如權衡之於輕重如度量之
於長短大小一州郡之升降一官職之分合一臣一民之彰癉
予奪無非本
單心之精密垂爲律度布爲官禮除繁存簡扶條就貫甫挺成
編簡闕略是處而何繁富之有溯惟禹貢九州爲後世方志之
祖周禮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地域廣輪之數至漢書
郡國志以下紀載日詳唐宋以還若寰宇地理始自爲一書然
而政教所及皆不古若惟我朝
祖德
宗功直繼五帝三王之盛可知

心法治統不異地異民而理即觀其迹而道載焉矣朕惟乾惕震懼以紹述前人之成烈深知守成之難不殊於創始惟願爾內外百職事罔不恪恭以慎固封守阜成兆民亦越我後嗣子孫尚其繼繼承承無疆惟恤亦無疆惟休續有編錄視此典型是則朕之望也夫

僧六舟金石書畫編年錄敘

六舟長老自為年譜題曰金石書畫編年錄者以生平於經禪之暇酷嗜金石兼及書畫也方外之傑究心書畫者自古不乏從事金石因以攷訂史誤證明古篆隸草源流自六朝以來至於今高僧夙衲中未之聞也自六舟始六舟與余譚此事者廿年矣每行脚所至得有拓本奇祕者必以其副寄我於京師余

因常常想見荒山古麓奇峯大雲中人迹所不能至或樵路僅存或孤塔忽露往往殘鐘敗碣恍忽有字與霧艸一色六朝古杖錫戴笠與猿鳥爭路燒敗葉藉濃苔出氈椎登登有聲山谷皆應無論所拓有字無字字或醜或妍或古不古而其一往清浩遠之氣與千年前古人相接而天地間無文之文無象之象變現於煙雲洞壑草樹間者亦因以畢領其奧異斯所得適富哉富哉余性喜學書而亦好爲金石攷訂之學又兼及畫理今年衡恤南歸憩暑於淨慈寺六公適主方丈晨夕譚藝者五六十餘日兩人者好談好駮時適酷熱不得雨湖光如火水漸涸將不可以舫六公欲破吾悲涕則日出其積年所藏金石打本及所藏名書古畫相與欣賞訂正有時辨駮風起奇論電發蚊蹲於鼻汗流被髁而不知也旣而歎曰此境未易得也君盍

記之於錦石書畫編年錄庚戌年六月七日之二篇

濂溪周氏族譜敘

族譜之輯所以使族之人知千枝萬葉之皆出於一本而生孝弟之心也非必待它人作敘以侈之也況濂溪周氏之譜更何藉藻飾於人言而人亦何敢自忘卑劣昧昧然以敘之乎今吾文稱壽昆弟以譜示余而余不能已於言則何也周氏之先出自壽州與吾何氏同然周氏之占籍道州自元公之前□世益先於何氏者百餘年我何氏自元末來此遂與周氏世締婚姻兩家族系皆耆家教文學亦略相似其父兄必老成敦厚型範於鄉其子弟必恂謹退讓秀而有文或出於塗觀於郊惟兩家之人大約可望而知也嗚乎豈非君子之澤可以百世而芳臭所及被於姻黨者深且遠乎望後之人之食德服疇者守先型

於無替也元公家道州葬於南康二子遂分籍而居其在道州者二十餘世而聚處其在南康者散於江西浙江江蘇各行省然其支派行輩近可指而呼遠可溯而稽則獲讀此譜之功也余既爲敘是譜方擬遊廬山拜元公之墓訪其支族之在彼者而觀其家法焉

善化張氏族譜敘

善化張氏於明初自北直隸隨吉王至長沙隸善化洋湖鄉明末苦催科族人星散既入

國朝錡生公招集愼生公諸兄弟歸籍後値歲旱愼生公捌爲洋湖小河閘壩引水灌田一鄉之人至今賴之蓋幹力隱德所益於宗族里黨者甚多此其犖犖大者珠媚玉輝鬱而必耀至吾師掖垣先生錡生公之元孫也始成進士起家詞館出爲邑

宗始捐資建宗祠剙爲艸譜譜未竟而遽逝然哲弟紫垣輔垣兩翁卒能踵成未竟之緒恭敦本收族仁人孝子之用心藹然在棣鄂閒而諸郎諸孫皆讀書有文行桂馥蘭芬翔聲黌序有尊讓之風無浮詭之行其後之將大貴盛所以亢其宗而茂其族者蓋未有艾也余亦方修敝宗何氏譜蒙輔翁持譜略見示欣然有同志焉謹書數語於簡端

符南樵寄鷗館詩集敘

與南樵論詩屢矣過辱撝雅以詩集見示人事錄錄未及細讀綽略觀之意境甚厚功力已深迥非尋常塗附者流然微論之似乎意欲成家而未可驟得譬諸乎不變則不進不脫則不成從此擺落窠臼直透心光將一切牢騷語門俞語終古語隨便語名士風情語勉強應酬語概從刊落夐夐獨造本根乃見鄙

見雖偏然自家用功命意如此即所貢於知我者亦如此請共勉旃可乎

舒自庵觀察遺集敘

舒自庵觀察既卒之後六月其孤孔安奉其遺集來屬爲酌定因竭兩晝夜之力披閱一過有不必存者汰之字句有煩複者節之以先生耄年嗜學虛懷下逮晉咨雖齒文字間如或遇之賞奇析疑貢其所知期以質死友於地下蓋既悲先生之逝又喜能讀父書者繼起有人也先生之言曰余生平無著述非有心得及有關政理之言不存也今觀斯集於讀經論古治身居官及退歸時理家居鄉凡所嘗用心之處皆有記錄不嗜奇不務博平平實實所言者皆所行也所望於人之行者皆已所能行也敬儉於一身敦睦於親族師法於古賢忠告於友朋至於

修族譜以芘本根設賓興以培士氣速殯葬以教孝思尤殷殷致詳焉反覆玩之洵足藥浮靡詭薄之習而返人心風俗於醇龐仁厚之世矣視修辭之士矜言曠奧使人讀之舌撟不能下顧於身世無秋毫裨補者所得爲何如耶道光初年余隨侍先公於山左督學任其時稱循吏者李復齋徐樹人張翰風及先生吏治號爲極盛已亥使閩來往俱道出德州因叩以居官記載則歛然曰平平無奇蓋無足示人者庚戌夏余以母憂南歸過浙相晤於海塘工次見其所胥于役鬚髮俱皤然炎風酷雨中不改其道貌之怡愉也比年僑寓濟南適先生退歸已久靖安原籍慘爲賊擾因就養來東時相過從始得窺其平日厲行之實知所以能爲循吏者積之有素非急切要譽者比而晚景所遭夷險一致仍𨉖𨉖然不懈研慮說心之業信爲學道有得

也余以毋忌日廢生日先生不知也上年年屆六十承手書聯語爲賀余以誌慟詩復之先生書來引過遜分余益感其見愛誠篤非世俗所有今年正月廿三日使者持簡來云欲面談始知其乍感微疾午後往視甫入門而先生屬纊矣入哭之爲一慟輓之云循吏久蜚聲卽今戴養縣東自有千秋在身後高年猶講學豈意彌留折簡愴令一面缺生前蓋紀實也孔安泣曰吾父自知不起欲一見先生者蓋相託以身後之文耳余聞此言愴惻深矣今幸得其遺集而讀之復書此以弁其端庶足以塞吾悲而報先生所欲言者乎

宗廸甫躬恥齋詩集敘

宗子廸甫於丙辰丁巳間刻其躬恥齋文集於京師與梅伯言柏梘山房集竝時傳播伯言之文婉雅出於歐陽八家書之吾

獨謂迪甫之文詞意肅潔堅覈有據傳誌敘事諸作可以信後者伯言有不逮也今迪甫又將刻其詩而欲余爲之敘余遲遲未應君固索之又屬余芰香代索之今以巡河之役暫至濟甯復面爲諄督且曰詩原不待敘敘亦何必子貞念吾自少時隨侍楚南先君逝後奉母於永州居最久沅湘間魁儒韻士靡不諧際四十餘年來讎時所嘗捧手受教及題襟譚藝諸君淪謝殆盡其塵存者又睽隔不得晤語眼中吾子其何吝一言余於是起而應曰君之言感我哉雖然吾何敢吝也蓋生平不喜爲人作詩文敘以迹涉標榜且得失工拙當俟讀者自領之若喤引者先爲指陳本末即使所言皆當於作者意志覃禠盡矣尚何寸心千古之有今君詩鋟諸版者過半余尚未盡見也其不待覃禠也明矣自吾兩人以文行相砥礪三十餘年矣攻苦綴

述偶一相示則欣賞與鍼砭俱有之未嘗爲貢諛之論君既刻詩請一論詩可乎孔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蓋嘗謂詩者可化氣質之偏而返性情之正爲作者當亦然迪甫之爲人言動皆有繩尺余則疏野無檢攝迹若不相近者至於爲學務刻削浮華期自得本心之實又道人之善惟恐不及而人益同之惟激而不隨瀏而少嗜自謂與人無迕而人或遠之以爲落落難合得無氣質之偏有相同而皆不能自化歟何以化之溫柔之以詩敦厚之以詩可矣余年逾六十迪甫又長於余七年求如壯盛時志意銳發不可復得且時事方殷故交零落芝焚蕙歎懷抱之惡正復相似然猶終年把書惜此炳燭研覃道味心心印之雖老矣學尙當有進也獨詩也乎哉獨文也乎哉共勉之而已矣

孝友堂張氏世澤錄賢書錄敘爲張升谷作

齊河張升谷徵君重修族譜成復因宗人之請取錄先世制藝爲孝友堂張氏世澤錄又蒐輯二百年來闈試獲雋之作爲賢書錄附焉刻既成以印本見示曰將以淸明合族之辰令族中子弟之秀良者各領護一本俾有所感動而奮發予其爲我弁以一言余肅然應曰秋霜春露孰無先疇舊德之思是錄適剞劂畢工因以爲杯棬手澤之貽使得聽彝訓而誦清芬孝弟之心務學之志有不油然生勃然起者乎升谷又曰吾宗無以文字登上第者惟孝廉明經相屬不絕亦云幸矣但後來之漸即於荒或有高明之資薄視制藝致昧於孔孟之訓者以是錄示之或不至數典而忘祖乎余曰聖賢之道深矣博矣竭天下之才與學不足以盡之況制藝乎然族中子弟誠能日讀五經四

子書目能爲制藝其悖於聖賢之道者亦罕矣卽有異人之秉研窮性命探索古今其初梲學步舍此將何道之從乎因受而讀之凡在是錄者理法一本先民絕無浮囂放蕩不守繩墨之作益以知張氏世澤之長宜其垂示後人者如此乎正靜深可久遠而無文字之弊也升谷以道光乙酉拔貢生出先文安公之門至咸豐戊午己未間余主講灤源君方膺孝廉方正之舉[illegible][illegible]老儒從游日眾仍不憚逐隊秋闈以爲子弟先文雖厚健雖於時尚不盡合而於一身一家所以守先而待後者卽其文可以見之是古篤行君子也余向不作時文敘因張子之請而爲發揮其旨誠有感於余心也乎咸豐庚申三月朔

古音類表敘爲傳青餘作

文字所興先有聲後有形聲陽也故聲變形陰也故不變不變

者可從一貫萬據形系聯許氏之書所由作也聲變者欲與分別部居實難近來爲古均之學者漸密矣然止能據經與分部次於其所以變者莫能究詰也今倘子青餘獨悟神情由五聲十五部推源三統固前賢所未發實天道之自然雖全書未出而攬其大綱犁然有當於人心何快如之

陳松心撼山艸堂詩集敘

郴州陳鈞心天下士也才高志奇於學無所不窺其仲弟松心天姿穎邁亦能絕去流俗卓然與難兄相頡頏道光乙酉余來湘應鄉試時祁春浦相國爲學使所錄拔貢生稱最得人余多獲締交而於鈞心至款洽壬辰北闈余再至都鈞心即來迎與勞苦皆同下榻於所居寓齋皆時務應當日作官韻賦余好爲詩與黃香鐵張亨父張淵甫湯海秋諸君時有唱和鈞心從

不過問偶一談及所取惟兩京六朝至盛唐而止余見其絕不
習述時時規之輒笑曰姑待之何如余入詞館後所爲詩益多
鈞心亟不一語道及不虞其驟歿也悲夫今松心之子嗇撰爲
瀏陽學博與鈞心之子善坦錄兩翁之詩見示得刪除之僅存
許嗇松心亦以被賊刦不屈絕粒歿已八年矣嗚乎兩君皆負
經世才鬱不得竟其用松心於道光十三年條上禦猺計郴得
無事後預度粵匪將發作南言十三篇又條畫守郴事宜數十
事郴人賴之卒之毅魄凜然歿可不朽鈞心官吏部郎先公時
爲少宰都中捐賑章程有准各衙門候補人員捐免保舉作爲
儘先一條鈞心上書數千言謂儘先可捐則正途盡化爲捐班
有傷政體以正途亦非儘先不能得缺也先公韙之遂力主駁
議其持正不阿類如此至余與鈞心切磋之誼在語言文字之

外者所謂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二十餘年如一日兩君雖工吟詠持論過高存者絕少既爲刻定本又得羅研生王壬秋覆審付梓雖寥寥數卷而懷抱之奇志慮之遠亦可覘其大凡矣鈞心天性慧絕松心以樸勝然松心雖以明經終見迹不遠出亦人忠義祀其尙有可傳於詩之外者鈞心由甲科通籍京居時氣益儁詩文遊徧天下所存詩止於丁丑時方逾弱冠耳後遂不得一字無乃遺藁散軼其子弟未及蒐輯耶抑其集者仙佛家言果有長不死者在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同治元年七月

使黔艸自敘

同人見余使黔詩艸皆欣然爲之敘各道所欲道交詞暢美閎者讀諸君之敘即吾詩可不必觀亦不足觀矣顧余平生詩文隨手散漫不自收拾雖自覺精力可惜亦無如何今既刻此三

卷示門人子姪平日用心之故尙有不能不爲若輩告者復自爲之叙曰詩文不成家不如其已也然家之所以成非可於詩文求之也先學爲人而已矣規行矩步儒言儒服人其成乎曰非也孝弟謹信出入有節不愆於中亦酬應而已矣立誠不欺雖世故周旋何非篤行至於剛柔陰陽稟賦各殊或狂或狷就吾性情充以古籍閱歷事物實我自立絕去驕僞大小偏正不枉厥材人可成矣於是移其所以爲人者發見於語言文字不能移之斯至也曰去其與人共者漸擴其已所獨得者又刊其詞義之美而與吾之爲人不相肖者始則少移焉繼則全竄焉終則全趣焉是則人與文一人與文一是爲人成是爲詩文之家成伊古以來忠臣孝子高人俠客雅儒魁士其人所詣其文如見人之無成浮務文藻鏤脂翦楮何益之有顧其用力之要

何在乎曰不俗二字盡之矣所謂俗者非必庸惡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無是非或逐時好或傍古人是之謂俗直起直落獨來獨往有感則通見義則赴是謂不俗高松小艸竝生一山各與造物之氣通松不顧艸艸不附松自為生氣不相假借泥塗艸莽糾紛拖沓泥滯不別腐期斯至前哲戒俗之言多矣莫善於涪翁之言曰臨大節而不可奪謂之不俗欲學為人學為詩文舉不外斯指吾與小子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去蜀入秦紀事詩敘

道光三十年春

皇上嗣服命中外大臣保舉人才以備破格錄用余時丁外艱同籍張筱浦少寇以登薦牘咸豐二年三月服闋七月入都蒙

召對於圓明園八月初六日

簡放四川學政初九日
召對於乾清宮
垂詢家世外於諸經注疏正史綱鑑宋五子書及說文篆分之
學並原籍道州被賊湖湘防堵情形由京至蜀沿途關河道路
溫語諮諏靡不由至跪聆占對晷移六刻始出九月出都十一
月抵蜀於恭報到任摺內奉
硃批一切地方情形隨時訪察具奏蓋蜀中吏治積疲
聖明洞鑒久矣三年春歲考成都就試事力求整頓五月奏報
考試情形奉
硃批汝能如是認真朕甚嘉悅嗣後出省按試有關係吏治民
生暨國要務者隨時上聞四年夏秋間以南江縣鄭懷江冤獄
及大吏需索陋規河東土司安安民安爭康世子爭襲各案先

後馳奏　欽差大臣前來查辦悉如所議平反辦結浙撫黃壽
臣中丞
御賜扁額褒爲忠勤正直者也玆
特擢爲川督言官或以蘇杭保障奏留之
上意重在蜀不之許壽臣與其兄岵生孝廉先後出先文安公
門下又與余五弟子懸爲兒女姻親素日講求經世之務與余
最洽聞其來爲蜀人慶且其濟一方尤私相慶也壽臣以三月
杪抵蜀任於余所奏南谿縣虞生藹時恬被誣逆案及各州縣
錢糧津貼多徵少解之案俱奉
旨平反懲辦吏治一淸至五月廿四日余科試瀘州完竣回省
知於四月內因縷陳時務十二事
上責其肆意妄言由部議以私罪降調矣六月八日交印於壽

臣卽移居中協聞署清釐解部冊卷畢七月初一日出游峩眉民屋市月回省士民上扁建祠立碑紛紛相屬請臣率屬議知貲捌立艸堂書院如學海堂詁經精舍之例欲以酬余樂彥亭將軍亦謂民望所歸殷拳挽繼余念以舊學使作箸公於公私皆非便決計去蜀入秦它日或入都補官或暫還鄉里從容再計也適壽臣廣有小恙不忍言別既定期九月十九日啟程余於十八日獨先出城矣行途雨媄旅館孤燈憶校閱之辛勞念士民之感戀新雨舊雨相爛相求悵惘盈懷拉雜成詠得七言律三十二首因風寄與俾士民知我之不能忘蜀人猶蜀人之不能忘我也咸豐五年歲在乙卯十月廿一日

東洲艸堂文鈔卷三終